

一枚红枫叶

□陈丽娟

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我喜欢秋天的蓝天、白云、雁鸣，更喜欢胜于二月花的红叶。

我喜欢红叶，去过不少地方观赏红叶。我观赏过北京香山红叶。那漫山遍野的红叶像火焰一般，把整个香山衬托得尤为壮观，令人沉醉于美景之中，流连忘返。我观看过南京栖霞山的红叶，深秋的栖霞，红叶如火，铺天盖地，枫香、红枫、鸡爪槭……高低错落，万山红遍，犹如晚霞洒落，美不胜收，甚为壮观。我还去过九寨沟，那里的红叶有自己的特色，五彩缤纷，色彩斑斓，五色彩林在高低海拔之间交替上演，红色、绿色、黄色交织在一起，如走进一个梦幻世界。本溪的红叶以数量多、分布广、品种全而闻名。红叶有五角枫、七角枫、九角枫，还有非常罕见的十三角枫。万山红遍的美景引人入胜，令人留恋……

我观赏最多的是家乡太行山的红叶。这里的红叶周期长，景色分明，既有南方灿烂的栎叶，又有北方火红的枫叶，更有树龄2500余年的黄栌王，它们尽情燃烧着自己，纷纷释放自己最大的魅力，让人陶醉于满山红叶之中。漫步其中，仿佛进入神化般的世界。

我爱红枫叶，每次观赏红叶，我都会挑一枚最喜欢的红叶夹在本子里，每枚红叶旁都写上观看红叶的地名和时间，闲暇之时翻开欣赏。因为喜欢红枫叶，我和爱人的结婚照也是以火红的枫叶作为背景。

又是一年秋风起，又是一年枫叶红。我和闺蜜又一同走进太行山观赏红叶。我们拿着相机尽情地不同的角度拍摄自己最喜欢的风景，拍摄枫叶最优美的姿态。

这时，一辆轿车停在我们身边，一位中年男子下车后，从后备箱中搬出了一辆轮椅，一位中年妇女也从后车门下了车，中年男子把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奶奶抱在了轮椅上。这瞬间感人的一幕，被我的相机收入囊中。我快步走上前，与老奶奶打招呼问好。老人很高兴，满脸欢笑。问后得知，中年男子是老人的孙子，中年妇女是老人的孙媳妇，他们是特意带老人来看红叶的。“老人喜欢红枫叶，与红枫叶有特殊的感情。”中年男子娓娓向我道来，他老家就在不远的山庄。那年奶奶送爷爷离别家乡，也是枫叶红了的时候。在一棵枫树下两人道别的时候，爷爷摘下一片又大又红像五角星一样的红枫叶，插在奶奶那乌黑的发髻里。爷爷拉着奶奶的手说，等到明年枫叶红了的时候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，就会回来与奶奶团聚，过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。就这样，爷爷告别了新婚没一年的奶奶和未出世的父亲，奔赴了抗日战场。后来爷爷在一次对日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牺牲。

奶奶思念着为国捐躯的爷爷，一直未嫁。在那贫穷艰苦的岁月里，拉扯着年幼的父亲，照顾着患病的婆婆，还要种地、打柴……付出了很大的辛劳。父亲长大后，在城里参加了工作成了家，要接奶奶去城里生活，可奶奶说自己还能干活，种地，说啥也不进城。一个人守着老屋，每年看着那棵枫树绿了、红了、落了、落了、落了……直到有一年老人感觉力不从心，父母好说歹说奶奶才进了城，跟我们生活在一起。

爷爷给奶奶的红枫叶，奶奶一直珍藏着，直到那个特殊时期，被一群不懂事的孩子翻箱倒柜弄丢了。为此，奶奶难过了很久，因而对红枫叶特别眷恋，每年都让我带她来这里看红枫叶。说到这里，中年男子的眼睛湿润了。这时，我的眼睛里有了晶莹的东西。孙媳妇推着老人看着红似火的红枫叶，摘下一片放在老人的手里。老奶奶不时地把红枫叶放在鼻子下闻着它的芳香，又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口上。孙子不时地给老人拍照，老人高兴得笑出了声，满脸的幸福像花儿一样。

我给他们找了个最佳位置，拍下了一张祖孙福，老奶奶高兴地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。我和闺蜜要求与老奶奶合个影，以这红红的枫叶做背景，留下了这难忘的时光。相机拍下的老人笑得很慈祥、很美丽、很开心。这时，抬眼远眺，天更蓝，云更白，枫叶更红。

当我们与老人一家告别的时候已是满天晚霞璀璨、夕阳西下的时候了，夕阳的光辉落在老人慈祥的脸庞上，映照得老人像这火红的枫叶一样灿烂美丽。

家乡的浆面条

□郑易非

11月了，昆明的冬却依然繁花锦簇，风轻云淡。上午上了四节课，下了课我匆匆赶往餐厅，一楼一入门的窗口前挂出了一张崭新的牌子：米汤豆干。看着图片，突然觉得和家乡的浆面条有点儿像，点了一份，坐下来，细细品味。

小的时候，我对浆面条的印象并不是很好。那时候，缝山公园刚建成不久，每到周末，爸爸妈妈便会带我去爬山。下山后，到了山脚下，妈妈总会喝一碗浆面条。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奇怪的食物，既不像粥，又不像面，黏糊糊的，会好吃吗？妈妈笑了：你现在还小，还体会不到浆面条的美妙。

第一次为浆面条所折服，是小学一年级的寒假。放了假，我在外婆家住。可能是和表哥表弟玩得太累了，我感冒了，一连几天，发烧、呕吐，吃了药也不见好。外婆急了：我给孩子做碗浆面条喝喝吧。洁白光滑的手擀面，外婆慢慢地擀，细细地切，舅舅跑老远特意打来的粉浆，放到锅里慢慢地熬，再加上腌的翠绿的小芹菜，煮得香喷喷的黄豆，一勺花生碎，两滴小磨香油，看起来真不错。我食欲大振，从床上爬起来呼噜呼噜喝了一大碗，然后美美地睡了一觉。醒来后，感冒竟奇迹般好了。从那时起，我便真正地爱上了浆面条。

初中时住校，每到下晚自习的时候，校园的围墙外便会有小吃摊。老远就能闻见香味的烤红薯、软软糯糯的红豆饼，都在吸引着我们。最可爱的是一位卖浆面条的老爷爷，脖子上挂着二维码，手里拎着小喇叭，循环播放：山野菜浆面条，好吃不贵，气得门岗师傅连连轰他走。老爷爷不受门岗师傅的待见，我和同学们却喜欢得不得了。隔着围栏悄悄地递上零钱，换来一碗浆面条，端在手上，边暖手边喝。现在想想，那一碗冬日夜晚的浆面条，为我们枯燥的读书时光带来了怎样的香醇和美好啊！

米汤豆干喝完了，偌大的餐厅人也不多。因了这熟悉的相似味道，我想，我还会再来光顾的。或许，从此，我也会爱上米汤豆干。

晚上，在操场跑步，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依然是问我学习累不累，宿舍冷不冷，琐碎而又细腻。我说：妈妈，今天我在餐厅发现了一种饭，叫米汤豆干，和老家的浆面条十分相似。妈妈笑了：好吃吗？我蔫蔫地答：还行吧！妈妈接着说：那你知道对于妈妈来说，哪个地方的浆面条最好吃吗？我小的时候，你外婆带我回西安回老家，到了洛阳火车站，就会花一角钱给我买上一碗浆面条，所以在我的感觉里，只要是到了洛阳火车站，吃上一碗浆面条，就是到家了。儿子，你不是想吃浆面条了，是想家了，等你回来咱和爸爸一起去吃吧！妈妈的声音，听起来是那样清脆。我大声地答道：太好了！仿佛被电话那端妈妈的开心与期待感染了，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

是啊，无论我们长多大、走多远，家乡的味道总会留在心底，一头连着在外的游子，一头连着牵挂的妈妈。而这种牵挂，又总会赋予我们力量：走得再远，风雨再大，也无所畏惧。

夜深了，月亮悄悄地升了起来。我不知道家乡的那轮明月下，妈妈是否已经入睡。但我知道，带着和妈妈的美好约定，今夜，我定能酣然入梦，去迎来明天、后天一个又一个鸟声嘹亮的清晨。



散文

衬衫断想

□南乡木

前段时间在家里整理陈年的服装时，不料发现一件并未开包、印象全无的白衬衫。一看包装袋上印有“焦作力士”字样，遂仔仔细细端详，并轻轻拭去上面的薄尘。略显褶皱褪色的袋子已然留下岁月的痕迹，毕竟这个衬衫厂曾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于本地赫赫有名，系出口创汇大户，因而若能拥有此装，则实属难得。记得在民主路的老厂址已不知何年移居何处了，并且以“力士大酒店”命名的酒店也在焦作风光了几十年。

人之一生是否早有定数？自己年幼时始学，虽升入高中，但饱食终日必然导致名落孙山。在自己信誓旦旦回乡发展“养兔专业”时，巧遇上祖父、父亲和本家名俊爷爷等层层“围剿”，极力劝学，断然割去“务农之梦”。另则又有老师、同学一赶长幼之全力教诲，内外左右鼎立合围，自己似乎大半被“逼宫”续学，被推拉着开始了新一轮名气不太美的求学生涯。几度寒窗，奋起直追之下，承蒙各位先贤长辈的扶佐，有幸师长之抬爱，自己这只“笨马”如“千年铁树”开了“花骨朵”。每每忆及此事，自己心中不禁窃喜幸运。更有一知己坦言：“你尤其要无比感激你的父亲！此乃你幸之又幸！”工作之后，自己更有缘碰到一些谦逊、崇德、坦荡、无私的好领导、好战友、好同事，在自己愚拙憨痴的征途上，他们显格局、有爱心、伸援手、悉相扶，使我在跌跌撞撞中，每每傻人遇贵助，迷迷糊糊中绝处逢生。一路走来，这些亲人、先贤、师长、同学、同事，不啻是苍天降临给本人之大恩大德、几世难报、毕生有愧的“天使”。这一系列泽被于己的亲人、恩人、贵人，自己又将何以报答？前路漫漫，唯有自主、自立、自强。

同时细思，人之一程，何须烦冗？半生风雨，自己劳碌奔忙，积攒了不少物质、精神的拥有。透过一件衬衫折射出我的人生历程，既不能遗忘，也没必要毫无价值地负重前行。我们要懂得取舍，要留住生命中那些美好的记忆，只有这样，我们的生活才能够五彩缤纷，充满快乐！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：
jzwbxq@163.com